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三

瑞安孫詒讓學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
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
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
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玄謂賦口率出泉也今
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
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
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邦中在
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一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
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

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買人倍算矣自邦中以至幣
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爲一書所待異也疏
以九賦斂財賄者說文員部云賦斂也支部云斂收也經凡征
斂通謂之賦此九賦則皆任地以制國用之法也黃以周云九
賦者斂田地之租也田地爲正稅故九賦司書亦謂之九正大
府職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
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
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
以待賜予此言九賦田地之租司會所謂以九賦之法令田野
之財用者此也周初征民之常經祇有九職九賦二法而其國
用之所仰給者祇在九賦之一征九職力征祇以充府庫以備

非常之需而里布夫家之征特以禁惰閒之民尤非國用之所待給也案黃申先鄭說是也九職蓋以田稅爲正而它地稅亦無不核焉先鄭以載師任地之法爲釋與司會令田野財用之文脗合最爲得解書禹貢九州之賦亦各以上中下三等爲差此卽田賦之正名也蓋此經九賦自國中至邦都六者並以由內而外地之遠近爲稅法輕重之差關市出澤以及幣餘之斂於官府者其地襍廁於六處之中而於田稅之外別爲科率故列於諸賦之後通校各職征賦之法有二一日任地卽此九賦地征是也一日任民前九職之貢與均人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是也國語魯語仲尼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彼藉田謂田稅賦

周禮正義

禮三

五百四十六

里謂廛稅並爲任地之法任力謂力征爲任民之法與經正同
九賦猶後世之地稅九職猶後世之丁稅而人民牛馬車輦之
力政則猶後世之差徭各自爲一法此職九賦以司會載師證
之其爲地征本無疑義自後鄭以爲口泉而賈疏申其義遂於
九職閒民夫布之外增一泉征又無以處幣餘之賦而經義晦
矣云一曰邦中之賦者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
國地此其地征也六鄉之吏及閒師場人等斂之云二曰四郊
之賦者距國百里四郊六鄉之地征載師云以宅田士田賈田
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六鄉四
郊之吏及閒師斂之云三曰邦甸之賦者距國二百里六遂公
邑之地征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六遂之吏及縣師

敘之云四曰家削之賦者距國三百里公邑之地征載師云以
家邑之田任稍地是也自此以外至邦都並縣師敘之賈疏云
謂三百里之內地名削其中有大夫采地謂之家故名家削大
夫采地中賦稅入大夫家但大夫家采地外其地爲公邑公邑
之內其民出泉入王家故舉家削以表公邑之民也江永云八
則言賦貢以取其用則都鄙亦當有賦入於王司勳凡頒賞地
參之一食疏云若采地之稅則四之一與小國入天子同是謂
采地有賦此疏謂三等采邑出泉賦於公卿大夫而三等公邑
則出泉賦於王蓋揭采邑表公邑非是案江說是也賈後鄭
義以此九賦爲口泉與稅異小司徒疏引鄭志云稍縣都鄙地
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賦故此疏亦

本彼爲說不知此賦自是地征非口賦地征在公邑固全入王采邑雖入其主亦計率貢其餘於王此由誤解賦字與司勳疏實不相冢也但彼疏謂采地之稅四之一入王亦不塙耳詳彼疏云五曰邦縣之賦者距國四百里地之地征載師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是也其公邑之賦全入於王小都采地之賦則計率貢於王云六曰邦都之賦者距國五百里地之地征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國地是也亦公邑之賦全入於王大都采地之賦計率貢於王云七曰關市之賦者司市司關所斂廛征財征是也云八曰山澤之賦者山林川澤之地征也山虞澤虞川衡林衡斂之云九曰幣餘之賦者說文食部云餘饒也百官府法用之餘義職幣所斂者是也 注云財泉穀也者宰夫小司徒

注義同說文貝部云財人所寶也考工記總敘云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財亦指穀言之賈疏云見外府云掌邦布之出入賜予之財用以此知財中有泉也又知財中有穀者案禮記喪大記云稱財朝一溢米米卽是穀故知財中有穀也詒讓案荀子富國篇楊注云粟米布帛曰財依鄭前注說則布帛爲賄此賄賄並言則財中不含布帛對文則異也但鄭意此賦爲口泉則以泉爲主其無泉者則入穀及布帛以當泉然此賦實爲地稅則本不計口爲征而泉穀布帛各隨所有穀之亦不定以泉爲正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者賈疏云先鄭約載師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故云各有差後鄭不從者以關市山澤幣餘之賦皆無地稅卽上云邦

中四郊之等亦非地稅故不從也案先鄭據載師釋此九賦爲地稅其說端不可易後鄭及賈破之非也云幣餘百工之餘者謂百工財賈所用之餘入於官者大府幣餘之賦先鄭注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與此注說異皆未盡得其義此幣餘之賦乃官府法用之餘不徒出於百工若云在百工器物之貢則是九職之一與幣餘之賦尤不相涉也云玄謂賦口率出泉也者漢書高帝紀云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顏注云率計也此卽漢初口率出泉之法廣雅釋言云率計數也謂校計人口令出泉也口率出泉省文亦云口泉與漢小丁之口錢異詳後賈疏云案大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見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

賦之財用貢賦及功各別賦爲口泉也金榜云先鄭謂邦中之
賦二十而稅一謂地稅也後鄭云賦口率出泉謂夫布也二者
古皆謂之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
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八貢與夫布閭師以時徵之通謂之
賦是賦者歲入之總名也江水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
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閭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
故使出夫布猶後世之丁錢及僱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
案江說是也賦雖爲歲入之總名而九賦當以先鄭之說爲正
蓋自邦中至山澤入者並任地之稅幣餘出於官府雖非地稅
而官府亦卽出賦之地故司會云以令田野之財用若是口泉
則不得言田野矣載師任地自國宅無征外園廛近郊遠郊甸

稍縣都及漆林之征卽此邦中至山澤入賦之法若夫布則閭
師與八貢同舉乃九職閭民之征非九賦之正若如鄭說非徒
幣餘一賦必不可通而閭民之外農牧虞衡之民既各有所專
任之職事以令貢稅乃復計口令出泉是責倍輸之賦也豈先
王之法乎惟管子山至數篇云邦布之籍終歲十錢輕重甲篇
云桓公曰寡人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又云則無
屋粟邦布之籍國蓄篇云以室廬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
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
養歲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以諸文互校彼邦
布籍卽閭師無職者所出之夫布載師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亦出此布周制本使閭民情民出之則不以此爲任民之通

法而管子言之甚詳疑春秋以後侯國橫征或使民之有職事者亦出此布抑或變更九職任民之故法改貢物爲入泉皆未可知要所謂籍於萬民籍於正人者實後世口泉之濫觴也管子海王篇又云萬乘之國正人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此正人月籍三十錢與山至數篇文異考彼書揆度籍云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實有千萬人而止籍其當分之正人百萬蓋亦十賦其一然非周初九賦之制也又案漢書食貨志說周法云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刑法志亦云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

兵其下卽說上乘軍賦之法蓋亦以稅當此經之九職賦當此經之九賦與後鄭義略同而以賦爲兼有軍賦則小異攷國語魯語說軍賦歲收一井出穀禾秉芻缶米與井田什一之常稅絕不相冢詳載師疏漢志說稅賦給用與大府九賦分給九式之文尤不合不可以認此終也云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者此舉漢法證賦爲口率出泉也漢舊儀云算民年七歲以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又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以給車馬案此卽鄭所謂算泉或謂之賦者也漢書高帝紀四年初爲算賦如酒注引漢儀注與衛敬仲說同賈疏謂漢法民年二十五以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

百二十以爲算與衛說小異當以衛爲正漢之口錢與算錢二者不同然其計口出泉則同二老民並謂之賦故漢書昭帝紀如漕注引漢儀注以口錢爲口賦錢鄭惟舉算泉爲況者以鄉大夫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與漢算泉法約略相當也黃以周云注口率出泉蓋亦謂計夫賦役故又曰今之算錢漢有算錢口錢二法皆計口出錢也算錢起於高帝貢禹以爲古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至於生子輒移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二十乃算算錢口錢二者分別言之後漢光武紀注引漢儀注分算錢口錢爲二與貢禹傳合算錢者已成丁壯而賦之口錢則賦其未成丁壯者高帝紀初爲算錢文帝紀民賦

四十景帝紀二十始傳宣帝紀減民算三十成帝紀減賦四十
皆算錢也又云漢之算錢爲古力役之征應入九職不得據以
釋九賦案黃說是也鄭以前九賦爲地征正賦故以此九賦爲
口賦而以漢算賦況之然漢之算賦與古九職力役之征相類
但九職之征受職者各貢其物自閒民外皆不定賦泉漢之算
賦則檢令出泉而不貢物其法仍異而鄭以況九賦出野之征
則尤不相當也若漢之口錢則取之十四歲以下之小口此皆
古之所不征者實爲病民之橫斂鄭固不謂周有此法也以管
子攷之則東遷以後侯國已有口賦之制漢書食貨志載董仲
舒說武帝云秦出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則秦亦有口
賦此並漢算賦之濫觴而亦非小丁之口錢但口錢雖橫征然

似亦起於漢初貢禹謂起於武帝者據產子三歲卽出口錢又加錢三言之耳非前此全無口錢也引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謂六鄉之征賦也云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者謂六遂之征賦也云皆謂此賦也者謂鄉大夫遂師二職所云征卽此經之賦並據口泉而言然鄉大夫所云乃力役之征計戶共貢役而不計口出泉先鄭彼注訓征爲給事於義爲近後鄭以爲賦稅乃誤說也遂人財征則據地稅言之雖卽此九賦而亦非口泉此注亦誤詳鄉大夫疏云邦中在城郭者者與鄉大夫國中同彼注亦云國中城郭中也案城中謂王城方九里之中城之外有郭周書作維篤云乃作大邑成周於

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郭方七十二里孔晁注云郭郭也案七十二里當作二十七里此國中注謂兼城郭中言則方二十七里郭門之內並爲國中矣焦循云隱公五年傳云鄭人伐宋入其郭公聞其人郭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按公聞其入郭而使者對以未及國公以其給已而怒則當時謂郭內爲國也齊語參其國而佐其歸韋昭注云國郊以內也鄙郊以外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闕鄉大夫職國中對野言與孟子同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準此則近郊遠郊爲國中矣又云經與國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國語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

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質人國中一句郊二句野三句鄉士掌國中是也蓋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爲一國而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爲國外爲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爲國城外爲郊蓋單舉之則相統並舉之則各屬也云四郊去國百里者載師職近郊遠郊注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又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郊此四郊據王城四面各百里遠郊以內通有郊稱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爲郊亦據遠郊大界言之段玉裁云周禮之制王城方九里謂之國城中謂之國中城外五十里爲近郊至百里爲遠郊近郊遠郊見載師近郊經不多見遠郊經文謂之郊謂之四郊郊之內爲六鄉至二百里爲野野之內爲六遂經文如大宰小

司徒問師多以國中四郊並舉言四郊卽關六鄉在內但言鄉則未見鄉之所際故言六鄉不可以關四郊也郊者鄉與遂之間也國中四郊對舉猶今人云城裏城外也鄭注王制移之郊云郊鄉畛之外者也正謂郊在鄉與遂相接之間故云鄉畛之外者謂鄉之邊也案段說是也此經凡言郊有包六鄉在內者如此職言四郊之賦不別出六鄉猶之甸包六遂經止言邦甸之賦也有別郊於鄉之外者如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遺人有鄉里之委積又有郊里之委積郊與鄉並舉則專指鄉外之餘地言之互詳小司徒載師遺人疏云邦甸二百里者載師職甸地注引司馬法云二百里爲州甸卽州也云家削三百里者釋文云削本亦作稍又作郛案說文邑部云郛國甸大夫稍

稍所食邑周禮曰任鄒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載師職作稍地
注云故書稍或作鄒鄒正字削稍同聲段借字縣師稍人字並
作稍載師注又引司馬法云三百里爲野稍卽野也說文云國
甸者疑因稍與甸地相比故篆其稱周書作雒篇云制郊甸方
六百里方六百里開方爲地三十同卽自稍以內包國中及郊
甸之地也云邦縣四百里者載師職縣地注引司馬法云四百
里爲縣是也云邦都五百里者載師職大都任疆地注引司馬
法云五百里爲都說文邑部亦云周禮距國五百里爲都是也
金鶚云邦都卽疆地以其在五百里爲疆界之地故曰疆以其
大都所在爲都之宗故曰都云此平民也者賈疏云謂六日已
上皆是平善之民先王以農爲本故謂之平民也對七日已下

非農民者爲末作也云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者史記平準書
各以其物自占司馬貞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案占會百
物謂向官自隱度諸物會聚積貯以求利若食貨志王莽詔云
上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照時氣
而取之是也賈疏云謂關上以貨出入有稅物市若泉府塵布
總布之等亦有稅物山澤民人入出澤取財亦有稅物此人占
會百物爲官出息易疏云關市之賦如司市所言市征司關所
言關門之征是也山澤之賦如尹人所取齒角骨物之類是也
案易說是也孟子滕文公公孫丑篇趙注並引此經關市之賦
以明關市之有征稅則趙岐亦以此賦爲卽關征市征疑漢時
禮家已有此說而郊師從之蓋此關市山澤之賦卽地稅及貨

賄材物之稅非占會百物者之口賦鄭賈說亦誤云幣餘謂占
賣國中之斥幣者一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斥不用也謂國
中之斥幣不用者隱度其直受而賣之也賈疏云斥幣謂此物
不入大府指斥出而賣之故名斥幣孔廣森云封禪書曰賜樂
大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然則斥幣謂物陳積而斥出不用者
若占賣之卽謂之斥賣貨殖傳烏氏贏畜牧及眾斥賣漢書縣
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是也賈師注云官有所斥令賣
其斥字義同此晏子春秋曰財在外者斥之市是周時已有斥
賣之語士念孫云幣餘之賦鄭司農云百工之餘大府注又云
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二說不同後鄭則以爲占賣國中之斥
幣又司書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後鄭云亦受錄餘幣

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案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而已幣當讀爲敝說文敝敝也一日敗衣從支尗尗敗衣也象衣敗之形急就章牝敝蠹案不直錢顏注曰牝者縻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是敝爲衣敗殘之名殘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敝餘今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官謂之回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造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之餘是餘財謂之幣較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斂凡用邦財者之幣謂收用邦財者之餘也司書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謂受其餘財使入于主餘財之官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後鄭曰納入也入餘於職

幣是也古敝字多通作幣魯語不腆先君之幣器卽敝器管子
輕重甲篇靡幣之川輕重乙篇器以時靡幣卽靡敝也孔宙碑
彫幣卽彫敝也皇象碑本急就章帖幣卽帖敝也字或作弊管
子小匡篇戎車待游車之弊戎士待臣妾之餘趙策趙以七敗
之餘收破軍之弊弊亦餘也合言之則曰弊餘耳先鄭前一說
以幣餘爲百工之餘差爲近之後一說謂使者有餘來還則誤
以爲幣帛之餘矣後鄭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已得其義而又云
占實國中之后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則亦誤以爲
幣帛之幣豈知幣爲敝之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案王安石王
昭禹易祓薛氏劉迎陳友仁方苞江永莊存與沈夢蘭並據職
幣證此幣餘爲式法所用之餘幣而王說尤精確足正二鄭之

誤云皆末作當增賦者者謂關市山澤幣餘三者皆末作與上
平民務本業者異當增其口泉也今案此並非口泉幣餘爲官
府公用之餘亦非末作鄭說並失之云若今賈人倍算矣者證
末作當增賦也惠棟云此漢律也應邵漢書惠帝紀注云漢律
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云自邦中以至幣
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陂泉之數者賈疏云以經云穀財賍
財賍卽是穀物取之以當陂泉之數者若漢法人百二十云每
處爲一書所待異也者據大府璫九賦各有所待若此一日邦
中之賦彼云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等是也賈疏云此九賦所
得財物給下九式之用九式用處不同故此九賦分爲九處是
以每一處爲一書以待其出式謂用財之節度是所待異也江

永云關市山澤之賦亦卽在邦中四郊甸稍縣都之中幣餘之賦亦卽入賦中之餘財何以別出三種列而爲九蓋九賦因九式而分者也觀大府賦可知矣賓客芻秣工事匪頒幣帛祭祀羞服喪荒好用因國之用財有此九事故於通國之賦先分之爲九以待九式之用酌其所入所出之多寡約略相當準之以爲式焉非諸王之膳服必出於關市國之喪荒必取諸山澤也其財物略相當焉耳他賦與式皆倣此惟幣餘一賦從八式所用之餘而生因王不能無賜予故於八式所用之財常留有餘特設職幣一官掌之是以賦與式而皆有九也案江說是也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

十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羞
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
禾穀也貧司農云匪分也強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立謂王
所分賜羣臣也好尺燕好所賜予疏以九式均節財用者此制
國用之總要也此皆國之法用大府以九賦正共之財待之因
事爲之法式故司書謂之九事金縢云九式者冢宰以歲之上
下制之其式凡九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
然後制國用考之經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人均力征以
歲上下其斂諸民者每歲不同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
足否以詔廢用以治年之豐凶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
王王拜受之以國國用而進退之其國用多寡亦每歲輒異冢

宰恆於歲杪制爲式法凡受則用者皆並式法受之理財之道
歸用爲本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
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又云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
節財用蓋其職之轉相佐貳者如此云一日祭祀之式者若肆
師云立大祀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皆有等差
又王制說冢宰餉國用云祭用數之仞注云算今年一歲經用
之數用其什一卽祭祀用財之式也賈疏云謂若大祭次祭用
大牢小祭用特牲之類云二曰賓客之式者若大行人掌客所
掌禮籍之等數是也云三日喪荒之式者賈疏云喪謂若諸侯
諸臣之喪含襚贈奠賻贈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共也
案賈說非也此喪當總大喪小喪言之凡斂葬祭奠及明器等

皆依法式共之王制云喪用三年之仇是也金匱云喪荒大府
作喪紀凶荒事出非常不可預爲節度遺人縣都之委積以待
凶荒舍人辨九穀之物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故耕三餘
九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治凶
荒之道也云四曰羞服之式者賈疏云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
也釋文云羞服干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服或作膳戴琳云干
賈本皆作羞服釋文同或作膳係妄改阮元云大府關市之賦
以待王之膳服注云卽羞服也此經本作羞服之證案阮元說
是也羞卽膳夫庖人所共膳羞酒正有酒式是其一隅服卽司
服內司服弁師屨人所共冠服皆有法式干寶謂兼有車亦是
也云五日工事之式者冬官百工造作器物須授以資材貴賤

工沽亦各有法式也 注云式謂用財之節度者說文工部云
式法也此九者皆國用之節度多少有常法式者大府所謂凡
頒財以式頒授之是也云荒凶年也者大司徒注同爾雅釋天
云穀不熟爲饑饉不熟爲饑果不熟爲荒說文禾部云穠虛無
食也荒即穠之省又凶部云凶惡也凶年謂年惡也穀梁襄二
十四年傳云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
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饑
韓詩外傳康作荒荒康古字通墨子七患篇云一穀不收謂之
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
不收謂之饑諸書所說凶荒異名此經通言不別也云羞飲食
之物也者釋文引干注義同此羞爲凡飲食膳羞之通名與膳

天差用百有二十品專屬庶羞者異云工作器物者者漢書食貨志云作巧成器曰工賈疏云若考工所什器物也云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者賈疏云謂若司儀職上公三問三勞之等皆有束帛聘禮賄用束紼詒讓案賄賓客猶司儀諸公相朝之致贈聘禮云公使聘船如朝幣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聘禮又云宰書幣諸侯之宰猶天子大宰故亦掌幣帛之事但此幣帛之式似當主聘問幣賄之幣而言若贈勞之幣則上賓客之式內已賅之矣云錫殊養牛馬禾穀也者說文艸部云錫刈艸也又食部云餼食馬穀也秣與餼同小爾雅廣物云稟謂之稗稗謂之芻充人注云養牛羊馬曰芻毛詩小雅鴛鴦云乘馬在賁賁之秣之傳云摧坐也秣乘也箋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

於廢無事則委之以孕有事乃予之穀案凡刈草及莖禾粟飲
牛馬謂之芻以粟飼牛馬謂之秣故云芻秣養牛馬禾穀也江
永云賓客來固有幣帛芻秣又別爲二式者王朝遣使存親省
聘問亦用幣帛牛人牧人諸官自有芻秣十二閑之馬用芻秣
尤多也案江說是也賈疏偏據聘禮致饗饋芻秣未等爲釋說未
核鄭司農云匪分也者廩人注云匪讀爲分是匪分聲轉義同
莊述祖云說文匪器似竹篋無分訓惟樊有非音說文云樊臚
事也从美从八八分之也八亦聲讀若頌一曰讀若非周禮借
匪作樊故司農云匪分也云頌讀爲珌布之班者宮伯大宗伯
注大史先鄭注讀並同說文頁部云頌大首兒又珌部云班分
珌玉也支部云攸分也段玉裁云司農謂頌非其義故易爲分

瑞王之班頒古音讀如汾在詩文欣魂痕部班古音在元寒桓刪山仙部合音最近古相假借若讀爲分或讀爲效則同部假借云謂班賜也者以匪譌爲分班訓爲布匪頒卽謂分布賜于也云玄謂王所分賜羣臣也者賈疏云就足司農班賜之義也江永云匪頒之式見於經者廩人匪頒稍食也宮正內宰王宮后宮之稍食也采人外內朝亢食者之食也又如膳夫肉脩之頒賜酒正之秩酒宮伯司裘之頒衣裘司裘羅氏之行羽物凌人之頒冰皆匪頒之類是皆有常數者其出於恩好賜子則入好用之式金縢云國語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官以九賦待九式之用祿食宜在九式中廩人掌七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大宰九式八曰匪頒之式則匪頒者

謂祿食歟祿食所以代耕恆以歲爲上下由是匪頒有式墨子
嘗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
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
蓋其遺法案江金說是也沈彤說亦略同凡經言匪頒者以羣
臣之祿爲最大此外若稍食及歲時之常賜遺人之委積凡著
於秩籍爲法所當得者並入此科經例常賜謂之頒非常賜謂
之賜典臬云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頒衣服爲匪頒賜予爲
好賜其分別甚明合言之則云頒賜膳夫云凡肉脩之頒賜是
也此注釋匪頒爲分賜羣臣蓋通賁祿食及常賜言之虞人注
又以匪頒爲遺人諸委積不及羣臣之祿賜者以委積爲藏聚
米穀倉廩之通稱凡羣臣祿賜之米穀咸出於彼故偏舉爲釋

義實互相備也詳廩人疏云好用燕好所賜于者內饗凡王之好賜肉脩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也大府云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云賜于卽好用也案左傳昭五年云宴有好貨杜注云宴飮以貨爲好又昭七年云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注云宴好之賜此並因饗燕而賜此好用內饗謂之好賜于注並訓好爲善蓋與內小臣好事如令典瑞大行人結好義並略同此注云燕好所賜于亦謂王燕閒與諸侯及親貴諸臣爲恩好而有賜于下經旂貢注亦以燕好爲釋可證則不必專屬饗燕之賜但其賜于在常法頒賦之外故別入好用賈疏以燕飮有所愛好釋注燕好非鄭情也呂飛鵬云玉府云凡王之好賜內府云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于職幣云以詔上之小用

賜于皆謂好用職幣疏以爲常賜于誤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嘉
賓以幣帛筐篚將其厚意而曰人之好我彤弓天子錫有功諸
侯而曰中心好之是其證也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
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
曰旂貢九曰物貢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
賓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
貝目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旂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
貴爲擊肅慎氏貢楮矢之屬是也立謂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
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櫨幹栝柏篠簜也貨貢金玉
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旂讀如圍游之游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
物貢雜物魚鹽橘柚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者此邦國節詛祝

注云諸侯國也與前邦國通王國言者異九貢卽職方氏云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大戴禮虞戴德篇云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毀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是其事也賈疏云此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令春入於貢是也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彼謂因朝而貢與此別也但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之類是也案賈以大行人六服朝貢與此不同故專據小行人春入貢爲釋其說是也但據小行人注則每歲常貢亦六服所貢唯以遣使奉之爲異又大行人朝貢祀蠶器服材貨六貢亦具在此九貢之內是彼職不備九貢而此經則通該彼六貢二文固足相參證矣又案依大司徒注先鄭說

當云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二小國四之三賈依後鄭說誤詳彼疏 注云嬪故書作賓者賈疏云言故書者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作賓段玉裁云周禮以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者爲故書然則鄭君時所傳爲今書也今書往往與故書不同如今作嬪故作賓是也就故書中亦復互異今書亦然蓋說者既殊而轉寫乖異矣鄭君所見故書非眞祕府所藏也亦轉寫之本目爲祕府本耳鄭君擇善而從絕無偏執故司農從故書作賓已從今書作嬪於此可見其例也故賓今嬪此卽賓讀爲嬪大約古字多用假借徐養原云周禮有故書今書之別疏謂劉向未校以前爲古文既校以後爲今文非也

以鄭注考之凡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所據之本並是故書故書今書猶言舊本新本耳周禮乃古文之學何今文之有劉向校書未卒業于歆積成之周禮蓋歆所校杜子春鄭大夫親從歆問而並據故書作注則故書乃校後之本也臨人注云故書屬或爲鴟鄉師注云今書多爲屯是故書今書皆非一本然子春等於經文但正其讀不易其字今書竟改之後鄭就今書以校故書而著其異同於注詒讓案周禮故書今書與儀禮古文今文不同儀禮自有古今文兩家之學周禮則自劉歆以來止有古文之學無所謂今文徐氏謂故書亦爲校後之本故書今書猶言舊本新本足正賈疏之誤但此經唯祔府所藏河間獻王所藏者爲原本或爲古文書與孔壁諸經同此非二鄭所得

見然則所謂故書者有杜及二鄭所據之本有後鄭所據之本
要皆不必祕府舊帙不過校之今書所出略前耳今書則後鄭
所見同時傳寫之帙蓋故書今書皆不能埒定其爲何家之本
也至杜鄭所校本外又有賈馬二家亦今書之別本以疏及釋
文所引攷之大宗伯圖敗馬本作國敗巾車有握馬本作有幄
梓人冒鳴賈馬作冒鳴並不見於注則今書或本甚多鄭亦不
能悉校矣夏采注謂士冠禮玉藻故書綴作綴禮經雖有古文
而小戴記則本不出壁中無古文而亦得有故書斯亦故書今
書不過新舊本之證也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者大行
人後鄭注義同月令云季冬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
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此卽

祝貢犧牲之法齊桓公責楚貢包茅見左傳四年傳禹貢亦云
荊州厥貢包匭菁茅包茅詳甸師疏云賓貢皮帛之屬者小行
人六幣瑋以皮注云皮虎豹皮也帛卽上注云幣帛所以贈勞
賓客者是也賈疏云此九貢皆是諸侯賓客所貢不得特以一
事爲賓貢作賓貢者非也王引之云祀與賓相對爲文其爲賓
客之事明甚上文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
之式地官鄉師聞共祭器州共賓器是其例也祀貢以供王祭
祀之事賓貢以供王賓客之事非謂諸侯來賓而貢之因謂之
賓貢也賈疏不達先鄭之意而臆爲之解非是案王說是也先
鄭以賓貢爲供賓客之貢後鄭因其與幣貢無別故不從其義
然以經攷之實當以先鄭爲長若然此注所謂帛者專指供賓

客之帛而言其他幣帛並當入幣貢也云器貢宗廟之器者大行人器物後鄭注云尊彝之屬與先鄭同與此注異賈疏云大行人因朝而貢者得有成器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器故後鄭不從也江永云器貢若昭十五年左傳魯壺之屬傳曰諸侯之封皆有以鎮撫王室又曰彝器之來嘉功之由疏謂諸侯常貢無成器未確案江說是也莊存與說同互詳大行人疏云幣貢繡帛者說文巾部云幣帛也禹貢貢篚兗州有織文徐州有玄纁縞揚州有織貝荊州有玄纁璣組是也云材貢木材也者說文木部云材木挺也禹貢揚州貢木云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者聘禮記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珠亦玉之類與貝並天地所化生故云自然之物後鄭則珠入游貢中不爲貨貢也云

服貢祭服者卽禹貢玄纁玄纁編之屬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
書注云纁纁也祭服之材尙纁是也先鄭說服貢亦謂服材非
謂制成衣服賈疏謂後鄭不從以大行人因朝而貢有祭服此
歲之常貢不得有成服亦非也左桓十五年傳云諸侯不貢車
服則成服無貢法大行人貢服物亦非成服互詳彼疏云旂貢
羽毛者說文於部云游旌旗之流也从於汙聲旂卽游之省賈
疏述注作游貢疑經本不作旂字先鄭以旂爲旌旗之游旌旗
有注羽旌故以羽毛爲釋禹貢揚州荊州並貢羽毛徐州貢羽
獸夏翟案毛卽旌人之旌說文犛部云犛犛牛尾也犛正字毛
旌假借字旌旗注羽旌詳司常疏云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
貴爲犛者釋文云犛本亦作贊案說文無贊字蓋卽犛之俗經

注凡瑞摯字並作摯或作贊者誤也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先鄭蓋以大行人六服之貢與此九貢爲一面物貢在彼六貢之外故別以蕃國之摯爲釋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以其九州之外世一見無此歲之常貢之法也云肅慎氏貢楮矢之屬是也者國語魯語云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楮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仲尼曰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楮矢石砮其長尺有咫韋注云楮木名砮鐵也以石爲之肅慎北夷之國此亦貢其所貴寶之事故引以爲證云立謂嬪貢絲枲者後鄭依今書作嬪爲釋大行人嬪物注義同禹貢青州貢岱畎絲枲篚檿絲兗州貢絲豫州貢枲國

語齊語云桓公伐楚使貢絲於周後鄭以絲枲婦功所用故以當嬪貢也王引之云賓本字也嬪借字也讀當如其本字不當依借字爲解者謂嬪婦化治絲枲因謂絲枲爲嬪貢則下文服貢亦嬪所爲何以不謂之嬪貢乎材貢飭化於百工不聞謂之工貢貨貢阜通於商賈不聞謂之商貢也當以先鄭之說爲長又案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爲賓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類物類卽賓之借字鄭司農乃誤讀類物爲嬪物以爲嬪物婦人所爲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類物卽大宰之賓貢乎案王說足正後鄭之誤云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者六者皆制器所用禹貢梁州貢鏐銀鍤砮磬荊州貢砥

佩帶丹青州貢錯松怪石徐州貢酒濱浮碧兗州豫州並貢漆
錫貢器錯並是也云幣貢玉馬皮帛也者後鄭以小行人六幣
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琬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玉帛皮馬並
通稱幣故據增成先鄭之義後注又以玉入貨貢則鄭意以此
玉專指圭璋等六玉追琢成器者而言皮亦當專指虎豹皮其
它獸皮中裘材者自入服貢中也賈疏引禹貢之熊羆狐狸球
琳等以釋此皮玉未愜鄭指云材質櫛幹栝柏篠簜也者亦與
先鄭義同禹貢荊州貢櫛幹栝柏說文木部云櫛木也重文櫛
或从熏鄭考工記總敘注引書櫛亦作櫛或鄭本尚書如是賈
考工記疏及詩衛風竹竿孔疏引鄭書注云櫛幹栝柏四木名
幹栝幹栝葉松身曰栝又揚州貢篚篠簜買大射儀疏引鄭書

注云篋箭簫大竹也云貨貢金玉龜貝也者前注云金玉曰貨
說文貝部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先鄭說有貝而無金玉龜故後
鄭增成其義禹貢揚州貢金三品荊州九江納錫大龜雍州貢
球琳卽金玉龜貢也禹貢揚州貢織貝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
書注云貝錦名也則鄭不以爲龜貝賈疏引彼釋此貝亦非云
服貢絺紵也者禹貢豫州貢絺紵是也云旂讀如圓游之游者
賈疏述注如作爲段玉裁云賈疏作讀爲是游本訓旌旗之流
其字省作旂圓游與旌旗之流義不同故雖同字而曰讀爲易
其義也圓游見序官阮元云依說文於部旌旗之流字作游从
於孑聲假借爲出游之游出游字或作遊則俗字也先鄭云游
貢羽旄游之本義也後鄭云游貢燕好珠璣琅玕游之引申假

借之義也易其字之本義故曰讀爲圓游之游其字皆从水凡作游不從水者亦俗字也凡讀如讀爲皆有仍用本字之例殊之於其義也案段阮說是也後鄭不從游之本義爲釋故云讀爲若作讀如則是僅擬其音不易其義不宜別以燕好爲釋矣游俗作遊者說文游古文作逌之變體詳師氏疏云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者段玉裁云地官圃人注圃游圃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燕好珠璣琅玕皆游觀之物詒讓案後鄭以游爲燕游故釋爲燕好之物禹貢徐州貢淮夷璣珠荊州貢璣組雍州貢琅玕詩韓奕孔疏引鄭書注云琅玕珠也云物貢雜物魚鹽橘柚者禹貢徐州貢魚青州貢鹽絺游物惟錯揚州包橘柚是也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

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緩也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民有六藝以教民者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立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耨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王府領其餘於萬民富謂藪中材物疏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者此聯倫屬以立治教之本也賈疏云言邦國

卽據諸侯及萬民而言謂王者於邦國之中立法使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離散有九事吳廷華云周禮邦國或主天下或主一國此經九兩亦應通天下言之案吳說是也此九兩以有牧以地得民故經云繫邦國之民實則通畿內畿外言之賈疏殊泥惠士奇云繫猶屬也大戴禮文王官人七屬曰國則任貴官則任長學則任先師則任賢族則任宗家則任主鄉則任貞蓋牧以地得民故國則任貴長以貴得民故官則任長以賢得民者師以道得民者儒族則任宗宗以族得民家則任主主以利得民鄉則任貞吏以治得民此文王官人以七屬任之法周公又分七屬爲九兩者有師以賢得民自有友以任得民有吏以治得民自有數以富得民則九兩包於七屬也

注

云兩猶耦也者說文兩部云兩再也兩卽兩之倍字廣雅釋詁云耦兩二也釋名釋親屬云耦遇也二人相對遇也案耦卽相人偶際會之意御覽職官部引舊注云兩耦合之言與鄭義同云所以協耦萬民者說文心部云協同心之皀也明注疏本作協非言立此九兩所以使民自相協耦也云繫聯綴也者廣雅釋詁云聯綴系連也說文糸部云繫繫纆也一日惡繫糸部云系繫也凡連綴字當作系經通段繫爲之黃丕烈云聯古字連今字注用今字當作連案黃校是也聯連古今字詳前八法官聯疏但舊本並作聯今不敢輒改御覽職官部引舊注云繫者以維持其情性使不離散也大戴禮記作七屬亦取繫屬之義云牧州長也者後建其牧注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

謂之牧書上疏宅乃牧孔疏引鄭書注亦云州牧劉敞云牧者
司牧也謂邦國之君也諸侯世故曰以地得民王安石李光坡
方也莊有可說竝略同案劉說較鄭爲賅此牧卽孟子梁惠王
篇之人牧趙岐注以爲牧民之君是也此與建其牧之牧微異
猶長以貴得民亦與建其長之長異也文王官人七屬一曰國
則任貴惠士奇孔廣森竝謂於此九兩當牧以地得民其說最
塢蓋自畿外九州牧伯五等諸侯及附庸之君與公卿大夫食
三等采地凡世守其國邑者通謂之牧鄭云州長固爲牧中之
一而別以諸侯爲長公卿大夫爲主則非也云九州各有封域
以居民也者九州見職方氏鄭意每州各有大封域以收聚其
一州之民故云以地得民今案地者大小國邑之通稱不必一

州也鄭以牧專屬州牧遂以地爲專指九州之封域義亦未咳
云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者賈疏云對則大夫稱長諸
侯稱君今此上言牧下言長故據諸侯也江永云詩曰克長克
君諸侯固有長稱論議案諸侯雖得稱長然此長實非諸侯注
說非也文王官人七屬三曰官則任長惠士奇孔廣森謂卽此
所謂長以貴得民其說足正二鄭之誤蓋此長與諸侯之長及
後文都鄙所建之長並異長猶言官長卽公卿大夫士凡有
位而無國邑者之通稱小宰六屬皆云大事則從其長是也爲
其無世守之封采則與牧異無專蒞之地治則又與吏異此皆
以貴領賤故曰長以貴得民所謂民者蓋兼舍不命之士及府
史胥徒工賁隸役等凡執事於百官府者而言周書作雒篇云

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亦謂此也鄉大夫云使民興賢出使
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其所謂長卽此長以貴得民其所謂
治卽下吏以治得民訓人云師長之讎既兄弟彼師長卽此九
兩之師與長故與國君之讎既父文別亦長非諸侯之一證矣
若如鄭說以長爲諸侯則諸侯各世有其國與州牧無異亦可
以地得民而必區而別之曰以貴得民果何理乎云師諸侯師
氏者黨以經邦國屬侯國故師儒皆據諸侯師氏保氏官爲釋
云有德行以教民者者鄉大夫以德行屬賢故鄭以有德行釋
經以賢得民也詳前疏賈疏云師氏職云以三德三行教國子
故知有德行也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者儒行目錄
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

能滿其身此經以師儒對文鄭既以師爲諸侯師氏故以儒爲諸侯保氏彼職云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故云有六藝以教民也知道卽六藝者宮正云教之道藝鄉大夫云察其道藝藝卽道也人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注亦云道多才藝者是道藝義同鄭以德行釋賢六藝釋道深合經情但此經之師儒於文王官人七屬當四曰學則任師七曰先則任賢所苞甚廣鄭偏舉師氏保氏二官爲說則又未咳劉台拱云師卽禮經所謂先生鄭注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是也儒卽禮經所謂君子鄭注云有大德行不仕者是也俞樾云師者其人有賢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術者也說文人部儒柔也術士之稱是古謂術士爲儒凡

有一術可稱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別此經所謂儒者止是衛士耳以道得民者道亦術也國語曰過五日道將不行韋注曰道術也儒以道得民謂以道術得民也說此經者習於後世之言視儒與道皆甚尊於是始失其解矣案劉俞說得之而未盡也此經之師儒卽大司徒本俗六之聯師儒皆通乎上下之辭師則泛指四民之有德行材藝足以教人者而言上者國學鄉遂州黨諸小學以遠里巷家塾之師固爲師而兼儒下者如嬪婦有女師巫醫農工亦皆有師蓋齊民曲藝咸有傳授則亦各有師弟之分以賢得民祇謂師賢於弟子耳奚必德行純備之賢乎儒則泛指誦說詩書通該術藝者而言若荀子儒效篇所稱俗儒雅儒大儒道有大小而皆足以得民亦不

必皆有聖賢之道也云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者卽文王官人
七屬五曰族則任宗是也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大傳云同
姓從宗合族屬又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
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
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
者也又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鄭彼江云別
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繼別爲宗別子之
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爲小宗父之適
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
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
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白虎通義

宗族篇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呂乘鵬云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注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別子爲祖謂此據此則別子必爲大夫而後得爲後世之太

祖其子孫適長因得繼別子而爲大宗若爲士者祇得爲祧於其子而不得爲大祖於其後世故其子孫適長繼祧而爲小宗大祖之廟百世不遷故大宗亦百世不遷族人之同大祖者盡宗之也繼祧之宗止於五世族人之同高祖者宗之也此經宗以族得民當兼大宗小宗言大傳注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繫姓弗崩繼食勿殊從宗合族此所以得民也案呂說是也百世不遷之宗爲大宗必別子之有爵者荀子禮論篇云大夫士有常宗是也五世則遷之宗爲小宗則通於齊民此經云得民當兼及小宗但小宗不能統收合族故注唯據大宗言之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勸人注云主大夫君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史記魯世家集

解引服虔云大夫稱主先鄭意此主爲三等采邑之民爲其君之稱後鄭亦從其說今案采邑之主亦得有所食之邑屬牧以地得民不得云以利得民也劉敞云主諡如孟子親近臣以其所爲主之主俞樾云有主客因而有臣主晉語載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蓋再世以下恩義尙殺君臣之分未定故仍從所止之稱而曰主也相沿既久而大夫稱主遂成定名先鄭卽以說此經主字恐非周公制禮時之本意也按六曰主與下文八曰友義蓋相近大戴記曾子制言篇云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然則主也友也皆人所因依者也主卽孟子主預備由主司城貞子之主利之言利賴也主以利

得民謂爲人所利賴也任之言信任也友以任得民謂爲人所信任也調人職曰君之戚戚父師長之歸歸兄弟主友之歸歸從父兄弟彼所謂師長卽此二曰長三曰歸也所謂主友卽此六曰主八曰友也郭彼注曰主大夫君也亦失之矣案俞援調人及曾子制言證此經之主友其說致端此主以利得民當文王官人七屬之六曰家則任主蓋凡寄寓之賓旅於所寄之主

人與庸賃之間民於教役之家長並謂之主以皆利賴彼以安故云以利得民也云民稅薄利之者先鄭誤以主爲采地之主故以薄稅爲利者然則彼以地得民獨不可薄稅以利民乎於義不通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利讓如上思利民之利者賈疏云上思利民忠也此左民傳隨季良之辭也段玉裁云注經之例

凡言讀如者擬其音凡言讀爲者易其字此皆不用其本字如
讀讀如注聯讀爲連是也凡有言讀如讀爲而仍用本字者如
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旂讀爲國旂之旂此蓋一字有數音數
義利民之利音與財利別國旂之旂義與旗旂別故云讀如讀
爲以別之也利民與財利別者如公羊之伐案按說是也云謂
以政教利之者讀先鄭薄稅利之之說謂以善政善教利民也
後鄭說利不爲薄稅雖與先鄭異而誤以主爲采邑之主則同
案此主雖爲主友之主與利民義亦相通後鄭說爲長云吏小
吏任鄉邑者者鄭意此吏與前達吏義同賈疏云謂若比長閭
胥或在鄉或在公邑采邑皆是易祿云吏如鄉遂公邑之吏李
尤按姜兆錫蔣載康說同案易說尤駁備文王官人七屬二曰

鄉則任貞齋辯注云幹事曰貞齋禮曰吏以治得民也鄭說與大戴記義合周書作雒篇云農居鄙得以庶士亦謂此也惟此經之吏所眩頗廣說文一部云吏治人者也則吏者凡治民官之通稱與它治事之官不同此吏當通鄉遂公邑凡有地治之官曰卿大夫至不命之士無問尊卑悉謂之吏以其治民而不得有其地故曰以治得民不止小吏也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耦作者者賈疏云鄭意避意非爲同師曰友正是同在井邑之間共里若里宰職合耦于耜注云合耦使相佐助者也江永云友以任得民德行道藝相勸吉相慶凶相恤緩急相救有無相通是也而同井合耦耦作亦其一呂萊鵬云任卽六行之任大司徒注云任信於友道是也說文云任保也大司徒五家爲比使

之相保注云保猶任也二義相兼乃備案江呂二說是也此友
卽大司徒本俗六之聯朋友蓋通於四民言之以其各有相保
任之義故云以任得民鄭專屬農民偏舉一端以見耳引孟子
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者滕
文公篇文趙注云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共相營勞也出入相友
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入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惡
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
道睦和也案疾病相扶下趙本孟子有持字俗本此注亦有惟
米芾州本嘉靖本無與賈述注合今從之竊以此友專屬農民
故引孟子鄉田同井爲證孟子據侯國井田之制言之鄉田非
卽王國遂之田賈疏謂鄉遂雖不爲井田亦三三相任以出稅

與井田同故云同并未得鄭指又謂或解爲同井水尤謬云藪亦有虞者賈疏云地官澤虞職云每大澤大藪中士二人是藪有虞也惠士奇云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國之藪民共之而吏掌之案惠說是也此藪卽凡山林川澤材用所出之土官吏守其地者之通名以其有地守而不主其民則似吏而非吏掌地利而不專其土則似牧而非牧故別屬之藪不必專屬水希曰藪也賈疏謂上入者皆據人而言此藪不據人而言不知鄭云藪亦有虞虞卽主藪之人九兩未有不據人言者也賈以藪爲指其地亦非鄭指又釋文云藪千云宜作叟今案叟卽叟之俗說文又部云叟老也以富得民不必年老干讀未允云掌其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待入于王府頒其餘於

萬民者阮元云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此王爲玉宇之課案阮校是也于注偽當作於此於于錯出誤又澤虞職文民作人材作財與此亦小異蓋先鄭約引以證藪有虞以富得民之事不必盡依元文也云富謂藪中材物者國語周語云藪物之歸也此亦當通山林川澤等凡出材物者而言以富得民民卽指占取材物之民也

周禮正義卷三終